

重渡村的精准扶贫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李三旺



河南省栾川县潭头镇重渡村地处深山,耕地少,发展农业条件有限,发展加工制造业也没有优势。然而,这里风光秀丽,发展乡村旅游条件得天独厚。为此,潭头镇精准选人、精准施策,带领村民更新观念、统一思想,以乡村旅游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重渡村风光秀丽,自从发展乡村旅游后,吸引了很多游人。



▽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重渡村开发出了许多具有当地特色的活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图为游客在跳竹竿舞。

栾川地处豫西伏牛山腹地,是一个典型的深山区贫困县。重渡沟属栾川县,沟里有个重渡村,贫上加贫。

“18年前的重渡村,说起来让人心酸。”重渡村党支部书记贾文献告诉记者,那时候,重渡村是栾川县出了名的穷村。到底有多穷?今年50岁的村民吴立文说,他年轻的时候,盖不起房子,就住在草棚里,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头耕牛就拴在床头,村里村外的姑娘没有一个能看上他。

穷则思变。上世纪90年代,潭头镇党委政府为帮助群众脱贫,想了很多办法。洛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时任栾川县潭头镇镇长的孙小峰说,当时,大家对旅游开发感觉新鲜,但对这个新兴产业还不太了解,认为是个新观念,很多人对资金、人才、经验等感到担忧。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扶贫,首先要有精准的观念。”孙小峰说,重渡村地处深山,耕地少,发展农业条件有限,发展加工制造业也没有优势。然而,这里风光秀丽,发展乡村旅游虽然是个新观念,但先行先试也能赢得市场先机。经过一番细致勘察,大家的思想得到了统一——重渡村这只“弱鸟”何以能先飞?思想观念绝不能贫困,扶贫要因村而异,重渡村适合搞乡村旅游,就一定要搞。由此,一场以乡村旅游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战役在重渡沟打响……

精准选人：派出沉得下去的好干部

向潭头镇党委政府提出开发重渡沟的人,是时任潭头镇副镇长的马海明,最终被派往重渡沟的人也是他。

开发旅游景区,带动群众致富,说起来容易,干起来却难。当时,对于开发重渡沟,干部不了解,百姓不理解。“凭咱这两条山沟、几片竹林,就能把城里人请来?就能让俺的腰包鼓起来?”世代贫穷的重渡村村民,十有八九持这种观点。

马海明认为,扶贫,就是拓荒。要拓荒重渡沟,先得拓群众思想上的“荒”。

认准的事,马海明从不退缩。会,不知开过多少次;话,不知说过多少遍。道理掰开了说、揉碎了讲,甚至有村民称他为“马大煽”。他说:“我觉得煽得还不够,

我非把重渡沟‘煽’得红红火火。”

一人、两人,一户、两户,慢慢地,村民的“脑壳”还真被“马大煽”“撬”开了。不少村民说:“为了让咱这穷山沟脱贫,县上、镇上真是使了劲儿,马海明也真是铁了心。”

马海明始终认为,想要让群众摆脱贫困,不能脱离群众,干部必须带好头,要领着群众一起干。

开发重渡沟,让沟里的群众脱贫,马海明的心是热的。但是,他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冷冰的现实——没有资金。为了筹措开发资金,马海明四处“化缘”,甚至动用女儿的压岁钱、抵押自家的房产去银行贷款;为了省下钱搞旅游开发,他和村干部到外地考察曾露宿街头,啃干馒头充饥……

作为一名基层乡镇干部,马海明用自己的爱民之心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赢得了百姓的信任,为重渡沟的成功开发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重渡村群众在摆脱贫困的道路上有了信心。在重渡村,群众把马海明看做是贫困的“终结者”,更是致富的领头人。

“精准扶贫,关键在人。贫困群众需要自力更生,各级干部更要发挥好引导作用。”栾川县委书记董炳藩说,扶贫方式从大水漫灌转向精确滴灌,要精准选派为民着想、沉得下去、真抓实干的干部,思想帮扶,倾情帮扶,才能真正实现群众脱贫。

精准施策：推行农家宾馆好项目

1999年7月10日,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重渡沟风景区终于开业迎宾了。随着名气越来越响,游客逐渐多了起来。

村民用竹子编制的旅游纪念品渐渐成为“香饽饽”,还有的村民靠卖茶鸡蛋或是茶水,也能增加一份收入。重渡沟的开发,总算让这里的群众告别了吃油盐酱醋都要赊账的历史。

景区建成了,群众也受益了。潭头镇决定,把农家宾馆建设作为重渡村群众脱贫致富的一个重点项目来抓。这样一来,既满足了游客的需求,又为群众找到了稳定的增收渠道,同时,“山水风光+农家生活体验”的旅游模式,也可成一大特色。

建设农家宾馆,需要农户自己投入,能不能保证挣钱,是个未知数,因此,群众积极性并不高。“你让俺建农家宾馆,如果没人住,俺把床背到你家里。”面对镇上干部的劝导,一些村民这么说。

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潭头镇组织部分村干部到山西省阳城县磨滩村考察了当地农家宾馆发展情况。大家一看,脑子开了窍:磨滩村的自然景观不如重渡沟,但农家宾馆发展却非常好,重渡沟风景如画,建设农家宾馆一定更有前途。

回来之后,潭头镇和重渡村的干部把村里的农户进行了分包,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并重点选取20家农户做典型示范。

精确识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前提。扶贫工作要到村到户,要了解一户穷,摸清底数、建档立卡。潭头镇对重渡村村民的经济状况进行了仔细梳理,还针对一些因经济困难建不起农家宾馆的农户进行了逐一统计建档,并出台政策:谁家主动建设农家宾馆,每张床补助200元。这一政策的出台,加上部分农家宾馆收益的示范效应,村民的积极性得到大幅提高。

农家宾馆投入接待后,立刻受到游客欢迎。2000年11月,重渡沟的农家宾馆床位发展到700张,第二年春天发展到1200张,到第三年年底,重渡村全村280多户农民建起了农家宾馆,床位数量突破1万张。

村民吴立文就是农家宾馆的受益者之一。这个当年住在牛棚里的农民,如今已是拥有床位50张、年收入近20万元的宾馆经理。前不久,他的儿子也决定投资建设农家宾馆。

旅游业彻底改变了重渡村。如今,这里是国家4A级景区,全村95%的农户都经营农家宾馆,家产超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农户越来越多,成为“中国农家宾馆第一村”。重渡沟的成功开发,带动了群众脱贫致富,也成为全国县域旅游发展的典范。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制胜之道也在于精准。”洛阳市扶贫办主任杜中岳说,重渡村群众的脱贫致富,得益于党委政府找准了群众的穷根,选准了扶贫的路子,任用了得力的干部,没有“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因村而异、因户而异、因人而异,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连线

黑岩村是贵州省江口县凯德深山里一个不起眼的小村。黑岩真穷!2013年政府组织贫困人口识别,这儿竟然有一半农户人均收入在贫困线以下。

但是,2014年,贫困村民杨德顺种了10亩葡萄,挣了5万元,一下子就摘掉了贫困帽。像杨德顺这样依靠葡萄种植产业而脱贫致富的,2014年在黑岩村就有1800多人。

黑岩村短短两年变化巨大,得从水说起。

黑岩村穷就是因为严重缺水。这里地下溶洞多,暗河深,有水就漏,因此种的是“望天田”,十年九不收。因为缺水,农业生产搞不好,企业也不愿来投资。2014年初,江口县水利技术人员踏遍黑岩村高山深谷勘察地形,召开村民大会集体商讨,最后决定修建一座库容9万立方米的小水库拦蓄雨水,再铺设4公里输水渠道。说干就干,很快工程就完工了。从此,黑岩村群众彻底告别了世代代用水难的日子。用水问题解决后,很快就吸引了不少企业家前来投资。外地企业家黄新、杨再来在黑岩村建起2000多亩高山野生葡萄园,带动全村1800多人从种庄稼改种葡萄,一年一亩收入高达5000元。

黑岩村的巨变,是铜仁市水利扶贫的一个缩影。铜仁地处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的武陵山区,所辖12个区县,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就占了7个。铜仁穷,因为水。当地水资源其实比较丰富,年均降水量1243.9毫米,但山高谷深,水低田高,致使“十日无雨就旱,三日连雨则涝”,工程性缺水问题十分严重。“风调雨顺时能基本解决吃饭问题,稍有旱情就歉收或绝收,因水致贫、因水返贫现象十分突出。”铜仁市水务局局长汪世平说。

2006年8月,水利部和贵州省政府联合下达了《关于在贵州省铜仁地区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水利扶贫试点工作的意见》。其后5年,10大类水利工程项目全面启动,总投资31.24亿元,为当地40万绝对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提供了水利支撑。2010年,试点规划的各项目标任务基本完成。鉴于铜仁水利基础太差,工程性缺水仍未得到解决,水利部和贵州省政府决定2011年至2015年开展第二轮水利扶贫试点。黑岩村建成蓄水,浇灌葡萄园,从而脱贫致富,正是水利扶贫的一个成功案例。

水利扶贫10年来,铜仁市水利建设之全、项目之多、规模之大在历史上前所未有,如今已基本形成以蓄为主、蓄引提相结合,中型为主、大中小微相结合,灌溉为主、灌溉发电供水相结合的区域工程体系,大水利格局基本形成,为产业扶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水的问题解决后,农民口粮有了保障,节约出更多的土地发展蔬果、茶叶、核桃、中药材、油茶等主导产业。2015年与2005年相比,铜仁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700元增加到7074元,增长了316%。

从幼儿园帮到研究生

武汉启动“助学扶智”行动

本报记者 郑明桥

“为了供我上学,妈妈打了两份工,每天辛苦工作十几个小时。今后,妈妈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日前,在武汉读大一的周瑾高兴地告诉记者。

2月4日,武汉市启动“助学扶智”行动。当日公布的“武汉精准扶贫助学扶智方案”显示,从今年起,武汉市农村贫困家庭子女上学,最高可享受每年1万元的补助,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从幼儿园直至读研究生阶段,都将得到资助与帮扶。

武汉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李彪介绍,“助学扶智”的对象为扶贫部门确认的武汉市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实施到2018年。李彪说,与以往相比,“助学扶智”加大了帮扶力度,扩大了扶助范围。例如从2013年秋季以来,武汉市部分贫困家庭在园幼儿可获得1000元政府助学金,此次每位农村贫困家庭在园幼儿可获得2000元生活补助。在义务教育阶段,国家2006年开始实施“两免一补”,对贫困家庭寄宿制学生按小学每生每年100元、初中学生125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金。如今,非寄宿制学生也纳入了“助学扶智”范围。

每生每年500元的校车费补助,也是此次新增的助学项目。李彪介绍,黄陂、新洲等地学校实行了校车接送,虽然乘坐一次2元,但对贫困学生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有的孩子为了省下坐校车的钱,坚持步行上下学。

补助最高的是大学本科和博士生阶段。户籍在武汉的农村贫困学子每生每年可享受1万元补助,其中包含国家助学金。李彪解释,国家发放助学金平均为每生每年3000元,如果贫困学生已获得国家助学金,还可再享受“助学扶智”发放的7000元。

据了解,今年10月30日前,“助学扶智”资金预算就将下达至全市各区。免学费、免住宿费资金直接拨付到学校,专项用于学校基本运转。生活补助金直接发放到贫困学生银行卡,不以现金形式发放,不以实物或服务等形式,抵顶或扣减资助资金。

执行主编 陈郁

责任编辑 向萌 美编 高妍

感言

因地制宜 事半功倍

杨倩

河南省栾川县重渡沟走了十余年艰苦的扶贫开发路,如今成为国家4A级景区。

重渡沟的扶贫工作对其他地区有借鉴意义。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在精准。实现扶贫对象精准、项目精准、因村派人精准,扶贫工作的根基才算扎实。重渡沟的扶贫正是因为出了实招,脱贫才见了实效。

近年来,各地扶贫的口号叫得非常响。“要致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喊了几十年的口号,如今看来仍十分受用。但作用却有很大的不同,现在修路是想让外面的人进来;提倡种树,是为了美化环境,重塑乡村形象。

上世纪80年代,农家乐悄然出现在各大城市的郊区。随着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张,郊区也逐渐城市化。但是,有需求就有生产,郊区城市化响就往山里跑。

因此,精确识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前提。从来没有一个可以适用于所有贫困村落的脱贫模式,脱贫之路因村而异、因户而异、因人而异,每一个脱贫成功的样本背后都暗含着太多人的思考和努力,每个样本都值得学习,但不可简单复制。

扶贫日记

“四没村”变样了

河北邯郸市审计局驻大名县李五牌村扶贫工作组组长 郭兴元

1月22日 小雪

早晨六点半,我照例起来在村里转一圈。天还黑着,飘起了雪花。看着黑漆漆的村庄,一边走一边想这几个月跑路灯的事,不知道年前能不能有个着落。

回想起2014年10月底,市里安排我到大名县李五牌村驻村扶贫帮困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刚来时,村支书赵振奇带着我在村里转了一圈,感觉这里就是一个“四没村”——没有树,没有路,没有工厂,没有能人。这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业村。

走访中,我认识到一点:思想落后,导致经济落后。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村两委“洗脑”。宣传政策,解放思想,支书尤其重要。帮扶就3

年,这3年帮扶落实成什么样,3年后村里怎么样,都得靠村两委了。

班子有了战斗力,剩下就是群众了。群众工作,就是让群众快点得实惠、见效益。为了让这个村有“造血功能”,我真没少想办法。一开始想建养猪场、种黄瓜,可成本高技术难度大;种草莓、蓝莓,没技术管理又难。综合考虑,还是建温室大棚。刚一和村里人说,这个100多户500人的村,有一半人不同意。“老哥”赵海泉说,“老祖辈都靠这几亩地生活,以后死也要死在这里,不能变成别人的”。

这咋办?让他们眼见为实。我就分批组织村民代表去山东寿光、济南等地考察学习温室大棚种植。

学习讨论完,群众心里的疙瘩就解开了。不久,50户农民签订协议流转土地70余亩,建设了27个大棚。当初死活不干的赵海泉,也是这50个村民中的一员。然后成立了公司,还请了技术员教大家西瓜豆角间种技术。在村里挑了12个有文化的年轻人带头盖大棚。

建大棚,我几乎天天都去。几个月过去了,看着3寸高的西瓜苗,打心眼儿里高兴。我快60岁了,好多人认为这事我只是走个过场,没想到我是真心干。我觉得只要带着责任干事,没有干不成的事。

计划2月种上豆角,5月摘完西瓜后就种彩椒。虽说建大棚已经花去五六十万元了。可是一亩地光是豆角西瓜就

能挣上1万多元。现在又谈好200多亩地,争取3年之后建成700亩大棚,旁边再盖一个蔬菜交易市场,卖到全国各地。这样一来,为村里留下温室大棚,村民就能富起来。

今天又打了几个电话,又往市里跑节能灯的事。一个灯好几千块,可是安上后,老百姓既方便又省钱了。

一到晚上,广场舞的音乐就响起来了。还记得刚进村时这里就是个臭水沟,砖头、塑料袋、剩菜剩饭……什么都有。我就和村委组织大家把垃圾清理了,拉土填平,建起了文化广场,还争取了两套健身器材。一到晚上就有100多人来这里跳广场舞。

为了给村里修路、种树、修广场,我前后跑了五六个部门争取了60万元。说难办,只要心里装着百姓,多跑几趟就多跑几趟,我觉得没啥。

如今村里有了这么大的变化,百姓也感到非常高兴,而我也因为有机会参加新农村建设而感到自豪,总觉得自己的心已经与百姓们挨到了一块儿。